

黄昏小品

周
劭
著





0791114

周 劭 著

黄 昏

鄧雲鄉署籤



品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109号

赏雪小品

周 昶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 插页 3 字数 184,000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25-1235-5
G·42 定价: 11.90 元

小 序

编完一本书，要给它书名，却是件麻烦的事，想了好多时，总想不出来。古人的书大多是身后编成的，便用他的名号或官衔以名，称之为“集”。四库分“经、史、子、集”，也将这一类著作称为“集”。后来作者自行取名，五花八门的集名无所不有，甚至多到不可胜言，如宋人杨万里、清人钱牧斋和查初白的集名便是如此。他们的取名当然有深意存焉，有些还写上简单的说明；但是读者要瞭解其“深意”实在不易。而且他们都是名人，所谓书以人传；若作者并非名人，则书与人俱没，摆在书架上无人问津的比比皆是。

我愧非名人，自然不敢取一个“集”名，所以想来想去，总想取一个较为通俗易为人解，且于自己略有意义的书名，上下求索，不禁感慨横生。

有一位诗人在感叹自己生平的一首七律起句云：“误尽平生是一官。”我不曾做过官，却一生坎坷，误尽平生，因将末字的“官”改为“管”字，一生与“管城子”为缘，至此悔之晚矣。我在十六七岁时便搦笔为文，到今已逾一个多甲子。少年气盛，所写的都是千字左右的杂文，几乎每天都有一篇见诸报端。三十年代后期三四年中，这类杂文总共写了数百万字之多，后来结集行世的，则不过十余万字，其余的剪存文字，早已遭受秦火，化为纸浆，不可究诘。八十年代初，曾有一位终年埋首旧报纸的好心人，主动要替我找寻那些旧作。过了年余，她给我寄来找到的目录，因为用的都是不同的笔名，她哪里能辨识许多，找到的不过

数十分之一罢了，那些少作，自然不值得灾李祸枣。

那些杂文，针对当时，事后连自己都无从笺注，遑论读者，但被人寻章摘句，于我便是个祸胎。所以到了七十年代末，虽然河清海晏，我却断然不敢再行搦笔，自取罪戾。

但是过了若干年，积习难除，居然不惜一误再误，又拾起那支误我不浅的管城子来。这回当然聪明多了，不再写有锋芒棱角的杂文了，而代之以谈谈掌故之类的小品。所谓掌故，自然有别于文史研究的大块文章，故称之为“小品”亦宜。不过世事真难，谈谈往事，而且多是已下世有定论的人物，但还时常惹来麻烦，因为人虽去世多年，其子孙亲友尚在。有两位竟对刊出文章的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几乎要捣毁报社的办公台；另一位则声言要对我提出诉讼，我只好回说恭候法院的传票，但至今还尚未接到，想来不过是虚声恫吓。

写文章的麻烦如此之多，实在不及街旁摆一个葱姜摊子，而且算算年龄，耄耋之年候至，已到了洗手不干的时候了。因此迟暮，想到“黄昏”两个字，遂名之曰《黄昏小品》。

一位东邻的僧人有诗云：“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我深爱其句。盛唐李、杜等诗人虽诗中圣贤仙佛，然私衷爱的却是晚唐，而晚唐诗尤以李义山为最。所服膺的倒并不是《无题》、《锦瑟》等朦胧的七律诗，而是他风格迥异的几首绝句，诸如“向晚意不适，驱车向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算是义山晚年的作品，也不过是四十七岁的中年，何意境萧瑟乃尔！

但这种情怀，对我说来倒可掬为己有的。历尽坎坷的一生，近十多年来总算比较安定，可以舒一口气，可说是“夕阳无限好”，但可惜“只是近黄昏”了。

因撷取以名吾集，是为小序。

1994年6月28日

目 录

小 序.....	1
熊掌和老鼠斑.....	1
“破轮”.....	4
修志纪行.....	11
魂兮归来，旧书铺！.....	14
读书辅助器.....	18
“文”与“笔”.....	21
《新闻报》的报名书法.....	25
丰子恺的文和画	
——《失落感旧》之一.....	27
茅盾的“不死方”	
——《失落感旧》之二.....	30
周作人的佚稿	
——《失落感旧》之三.....	34
《骆驼祥子》原稿和《五十自寿诗》唱和手迹	
——《失落感旧》之四.....	39
王蘧常百万字章草手稿	
——《失落感旧》之五.....	42
孟心史与清中.....	45
翁同龢与本.....	49

文坛耆宿施蛰存	54
梁羽生的联话	57
“吾不忘台湾”	59
辽沈事变中的张学良	61
青年蒋纬国琐事	63
“梅村一卷足风流”	69
厉樊榭诗集的注家	71
“烟土披里纯”	73
鼻烟	75
我的“三不”养生之道	77
大暑养生和饮茶	79
寂寞身后事	81
道在尿尿	83
帝皇的愚蠢	85
皇帝的膳食	87
“皇帝”和“臣下”	90
电视剧中的称谓	92
传说乾隆	94
《少女慈禧》中的肃顺	97
鳌拜和遏必隆	99
溥仪祖父的《航海吟草》	102
《戏说慈禧》的人物	105
溥杰与启功	108
帝皇诗文的捉刀人	111
《历代职官表》	120

贡士·贡生·末代状元·····	131
雪夜闭门谈禁书·····	134
旧上海的“新上海”·····	143
旧上海的跑马·····	145
乘电车兜风·····	147
双层公交车·····	149
上海路名琐谈·····	152
以人命名的旧上海马路·····	154
成都路话旧·····	156
车辆靠左行驶·····	159
上海曾隶属浙江·····	161
旧上海的高层楼·····	163
旧上海的汽车号码·····	165
旧上海的搬场·····	167
旧上海的菜馆·····	169
排门酒·····	172
风雅的赌场·····	175
先施公司及其他·····	177
从东亚运动会谈到远东运动会·····	180
旧上海的市长·····	183
旧上海的洋市长·····	186
旧上海的律师·····	188
一家巨富的升起与没落·····	197
法苑琐谈·····	203
松江四鳃鲈·····	212

拼死吃河豚·····	215
濒临绝灭的鲥鱼·····	218
东吴大学	
——《苏台梦寻》之一·····	220
苏州的寓贤	
——《苏台梦寻》之二·····	224
苏州的饮食	
——《苏台梦寻》之三·····	228
元大昌酒店忆旧	
——《苏台梦寻》之四·····	232
观振兴的汤包	
——《苏台梦寻》之五·····	236
令人难忘的苏菜	
——《苏台梦寻》之六·····	238
拙政园内的红妆	
——《苏台梦寻》之七·····	242

熊掌和老鼠斑*

古来讲食饌的珍品,据说有六种:龙肝、凤髓、猩唇、熊掌、象鼻、驼峰,而鱼翅、燕窝、海参不预焉。前六种为山珍,后三种为海味,大致古代文化经济发达之区,都在内陆,去海遥远,他们不知道海里也有珍品。这六种山珍,其实仅只四种,前二种大概惟有西王母瑶池之宴才能吃到。

孟子说过,鱼和熊掌我都要吃,可是比较起来,还是舍掉鱼而取熊掌。这句话大大贬低了熊掌的身价。其故有二:一是熊掌怎能与鱼相提并论?即使孟老夫子取了它,也胜之不武;另一是孟轲为山东人,处滨海之地,鱼有的是;而熊掌则来自西北山区,物以稀为贵,孟轲自然看中了它。

其实到今天,熊掌也并非太名贵,前些时火车上查获了一包从成都运沪的熊掌,四十来只,据说可在上海卖十万元钱,这和我下文要说的未免是小巫见大巫了。就我本身经历过的事,也说明熊掌并不名贵:建国之初,有一位同乡去大西北支援建设,他一家生长滨海之区吃惯了鱼的,对西北没有鱼吃很不习惯,写信要我给他寄些鱼去。我应命邮寄去二条鳗鲞。这种浙东人常

• 此文给一位新加坡的朋友见到,他对我说:“老鼠斑”并不希罕,只是石斑鱼的一种,其头部酷似老鼠,故名,在新加坡只不过几元新币一条。还说 he 下次来上海一定带几尾来给大家尝尝。其实隔不了几月,上海最高级的农贸市场也有此物出现,但只在摊前贴出广告,说要进内面议价格云云。为了怕惹麻烦,也就不进去一看了。

吃的鱼干那时并不值钱,可在西北的朋友如获至宝,除了来信感谢之外,还邮寄一对熊掌作为答礼。他是个工薪阶级,决不会花大钱;但我收下却不会烹烧,只好把它挂在屋檐下,一挂便是两年之久。

后来碰到一位开菜馆的老板,谈起此事,他说他能烧,可是很麻烦,须用“文火”,而且不能直接加热,还要专砌一座曲折的小灶,灶口点两支蜡烛燉它七八十小时,方才可吃。我和他当场订成协议,我供应熊掌,由他负责烹烧,大家来一尝异味。但此事并未成功,因为我的熊掌挂了两年,已被虫蛀一空,只是空高兴一场。

谁都知道乾隆皇帝是帝王中最会享受的人,传说中他的“玉食万方”不知有多么考究,实则据记载他进膳的《圆明园档案》常膳也不过二三十品,而且全是些鸡鸭牛羊之类,连鱼类都没有,不要说上述的山珍海味了,可见得这位“十全老人”实在还不及今天的平头老百姓,天天有空运的生猛海鲜可吃。

古人实在不及今人,古人不敢吃的东西,今人则吃了引以自豪。例如吃金子吧,那是和吞生鸦片同样用以自尽的一种方法。金子的“比重”在金属中较重而容易觅到,一吞到肠子便会压穿它,但光是吞钱把重的戒指也不一定会死。据说八国联军的瓦德西元帅指名要处斩底拳的战犯赵舒翘,而赵却又颇受同乡陕民爱戴,议和大臣再三说情,才改为吞金“全尸赐死”。这位赵大军机体壮如牛,吞了上两的金子还是死不掉,结果是用桑皮纸浸透烧酒糊封了七窍,才得完成这项“赐死”使命。

赵舒翘的吃金子当然是苦事兼惨事,而今人却成为一件乐事兼光荣的事,真是古今人不相及也。但可怕的还有几桩故事,传说从前有两位当官的,一位喜吃鸭掌,另一位喜吃猪肉,他俩的吃法很奇特,是让一群鸭子站在炙红的铁板上,让鸭子全身

的精华聚集掌上,然后迅断其两肢;吃猪肉的则以鞭猛抽其身上某一处,然后迅用利刃割其所鞭之处一块肉。当然,所有鸭子及猪身便不堪再用了。后来是“报应”来了,那些腐败而又讲究食饌的官吏,惹起官逼民反,前一位是人民也请他站了炙红的铁板;后者则受鞭笞之后,肉割来给饥民吃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虽属因果报应之谈,却也颇具有至理。

现在报上屡见到所谓“大腕”、“大款”等名词,我遍查词书也不知其义,所以未敢乱用,只好还是用“暴发户”这个旧词吧。夫要讲究衣食,谈何容易,圣人说过,要五世或十世的积累方才能“知”衣食,而又“君子之泽,五世而后斩”,可见得要“知”衣食并不是易事。一夜之间发了起来而又西瓜大的字儿只识得几担的暴发户,又怎能懂得此中奥秘?

话才说到题目,熊掌和其他几种山珍海味我虽无法遍尝,但那些名堂是知道的,不料现在又出现了一种奇珍,叫做“老鼠斑”,这是一则外传内的新闻,据说出现在我们首善之区,有两批人马为了要竞吃只有一条的“老鼠斑”,互相抬价,竟出到三十六万元才一锤定音。

我希望这则新闻是无中生有的造谣,但即使属实,我想他们是决不会吃了去公然报销的;若也可出公帐,则他们必须另吃一种山珍,叫做“豹胆”。但他们的钱来得如此容易,却又非我所知了。

“老鼠斑”究为何物,我不得而知,滋味如何,更不用说了,但想想赵舒翘和吃鸭掌、猪肉的官员们的下场,实在是要替吃“老鼠斑”的人们捏一把汗的。

“破 轮”•

这是个怪题。在解题之前，不妨先说一则笑话：本世纪初，科举既废，西学大举东渐，西方的历史名人也进入中土，最知名的是华盛顿和拿破轮。这位科西嘉士兵名字汉译一反常例，按一般应该都用的是嘉字，独对他用个“破”字，实在很不敬；而“轮”字也有作“仑”或“伦”的。一位试官出了一个“拿破轮”的试题，有一本试卷竟然用“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和“举鼎绝膑”的秦武王大作文章。这堪说是异想天开，语妙天下。不过我这个题目和拿破轮毫无关系，但“破伦”也是个人名，是一位藏书家的雅号。

我国版本目录之学，琳琅载籍，因为文化历史悠久，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首列，用各种文学形式来记述典籍的流传以及藏废，历代都有著述，其最后的一种形式，是用一首七言绝句来记述藏书家事迹的，叫做《藏书诗》，创始者当为清季的叶鞠裳，他的《藏书纪事诗》，诗及纪事文并茂，综述藏书家渊源递嬗，堪

• 此文发表于上海《文汇读书周报》，隔了两期，同时发表了吴小如、舒芜两先生的文章，对此文有所补充，该报编者并加按语说：“本刊今（1994）四月九日刊发周劭先生的《“破轮”》一文，其中拈出一段掌故，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北京的舒芜、吴小如两位先生都撰稿补充了这段掌故的末。这段掌故看似一则笑话，实际上都涉及到近代考试制度的变迁以及西方文化刚进入中国时的遭遇等问题。从小题目看大背景，这种文章正是本刊所求的。欢迎新老读者、作者继续支持。”现将两文附录于后。

称书林鸿宝。曾孟朴的《孽海花》小说有一回描写同光间京师名士在盛伯熙的意园中临潼斗宝时，李慈铭祭起他的《越缦堂日记》，取得了金牌冠军。我想其银牌亚军应该会属于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了；不过他并未祭起他的法宝，或许那时他尚未写成此书的缘故。自缘督庐主人之后，继之而起的颇不乏人，如吴则虞、王謇、徐信符之伦所续，都很脍炙人口。

叶氏的书，并不冷僻，近年且有铅排本出版，但书铺却售罄买不到。有位朋友要向我借一本，此书给我放在书堆中，找得一身汗硬是不见，却找到了一本《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也是与叶书同类的著作，我想以此塞责算了。打电话给朋友，不料他大呼一声：“是‘破伦’的，我已经有了。”因此我留下来自己拜读一下。

此书怎样来的，已记不清楚，买来并未看过，但近代藏书家有个姓伦的是知道的，只知道叫伦哲如，并不知道其大名是伦明，更不要说雅号叫“破伦”了。并且一直还以为他是一位旗人，因为姓得很僻，虽是广东人，当是广东驻防的满族。我那朋友是北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而伦哲如正是北大的教授，或许正是他的教师，故对之很熟悉，所以会在电话中脱口大呼“破伦”的雅号了。据孙耀卿的伦哲如传略，这个“破伦”雅号是厂肆的夥友喊出来的，因为他身为北大文学系教授，月薪银币四百元，却到琉璃厂买书时，总是着破大衣、破鞋袜，身上无一不破，故赠此雅号。他除了北大之外，还任过道清铁路总务处长的肥缺，薪俸所得除了糊口之外，全部用于买书，其藏度之富，可想而知。

不过“破伦”这本书，我以为不逮叶昌炽，其缺点首是体例不严，书名“辛亥以来”，却录入不少辛亥之前的藏书家；再则二十八个字的诗和纪事，亦不如叶氏文笔的流畅可诵；且更收罗不少广东的藏书家，不无阿附乡曲之见，所以我对书的内容也不想多

赘。只觉得书中所收的藏家，竟多一般认为与书无缘的名人，真是咄咄怪事。

与书无缘的人，当然会想起是赳赳武夫，辛亥以来祸国殃民的军阀，从前我只知道堪称军阀中的顶儿脑儿人物祸鲁的张宗昌，他罗致逊清状元为他幕府僚属，并刊刻精美绝伦的四书五经及珂印名为《清宫韶美图》的《金瓶梅》插图二百帧。在伦书中《陶湘》一条，还从而知道陶兰泉曾为张督军刻过《唐石经》这样的大书，那真是“狗肉将军”极风雅之举，今人得之，哪不奉为至宝？

“破伦”胸怀大志，毕生精力要续修《四库全书》，其名藏书之所曰“续书楼”，乃续《四库全书》也。他还要影印这部手抄的大书，巴巴的跑到沈阳去见奉天的军阀杨宇霆。这个杨宇霆自诩是诸葛亮，故字邻葛。张大元帅被炸后，他是奉系的实权人物，视少帅如无物。他不但有兵权，还要文功，所以“破伦”与之一拍即合，仗着东三省的财力和拥有的一部文溯阁《四库全书》，想印了此书，便足以问鼎关内，和国民党政府抗衡。这一着引起南京政府中文人如胡汉民、汪兆铭等的恐慌，连忙和尚未易帜的奉系军阀情商，推说南京教育部已在筹印文溯阁本，请不要再印以免闹双包案。结果是双方都没有印成，而杨邻葛也被清洗与鬼为邻去了。

与张宗昌、杨宇霆相似的大军阀，还有“辩帅”张勋，也在伦书中有专条，其诗云：“将军事事志尊王，识字无多学不荒。为爱牙签沾御气，顿教髻样变时妆。”这位军阀藏书有一特点，便是非殿本不收，而殿本又非百册以上不收，真是藏书家的别创一格的奇事。以军人武夫而为藏书家收入伦书者还有多家，如刘镇华、方觉慧等，其名望不如上述等人，也就不赘了。

以“识字无多”而好购书藏书，可见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书买来藏起来，即使不看或看不懂，能附弄风雅也总是好事，盖贤于

一席数万元、一履数千金者远矣！

今人爱书如伦明者不会没有，但宁破而买书，则恐怕今世继起无人。陈宝琛有诗云：“何须远溯乾嘉盛，说着同光已惘然。”这是遗老的心情，今天则应视同光时代为书市和藏书家的乾嘉盛世了，可不慨夫！

附录一

《项羽拿破仑论》及其它 吴小如

《文汇读书周报》近期发表了周劭先生的大作《“破轮”》，开头一段提到法国皇帝拿破仑，并引述了一段掌故。这一传闻与我所听到的有出入，我是听一位旗籍老人佟厚斋先生说的，那年我虚岁十三。

当时我和舍弟均在北平汇文一小读书，我读五年级，舍弟读三年级。先父由朋友推荐，并带有惜老怜贫的同情心理，为我们把这位佟老先生请来做家庭教师，每周老先生光临舍下约四、五次，教我读《孟子》，教舍弟读《龙文鞭影》。老先生在授课督诵之余（我们读的书是要背诵并向老师复讲的，老先生很有学问，并不让我们读死书），爱同小孩子谈清末民初的掌故，因此我在书本以外也学到不少知识，颇广见闻。

佟老先生谈到清末光宣之际皇室为了杜百姓之口，搞了一阵子形式上的“君主立宪”和“洋务维新”，废除考八股文的制度，科举改试策论。有一位试官略通“洋务”，知道西方的拿破仑与我国秦汉之际的项羽颇有近似之处，便出了个策论题，曰《项羽拿破仑论》。考生中有根本不知西方历史为何物者，当然更不知拿破仑是人名，是法国皇帝。于是按照写八股文的框架，写了一篇研讨项羽为什么专门手拿破仑车轮的策论，一时传为笑柄。若周劭先生所谈，则作策论者尚知拿破仑其人，且以之与秦武王、项羽攀比，还算不上笑谈也。

佟老先生还谈及他年轻时作为八旗子弟被勒令学英文的情景。彼时的英语课本，从ABCD直到XYZ，每个字母的旁边都注有汉字译音，其中以W的注音汉字最多，共五字，为“达不儿衣乌”。照此五字读去，仍读不出英文字母W的标准音来，故来学者皆视读洋文为畏途。但佟老先生在彼时大约确是高材生，他在讲“孟子见梁惠王”之外，居然还告诉我：“W”是“double u”的合音，故如今读。我之所以懂得W读法的道理，却是从一位家塾老夫子（其外表俨然是一位道貌岸然的老学究）的口中学到的，也该算得上一件奇闻了。